冯渊专栏·原乡物什

蚕筛：妈妈怎么知道我去过瓜棚？

一个春天的早晨，我准备去上学。母亲说，永伢，你看妈妈。她将裤腿捋起来，腿肚子上贴着一块黑色的纸，两个巴掌大。我瞄了一眼，担心迟到就没看仔细。

过了两天，她又说，永伢，你看。那张纸被她绑到了腰间。我走近一看，上面是一些黑色的小颗粒，比蚂蚁还小，只是不会爬，叮在纸上面。妈妈，虫子咬，疼吗？不咬，过两天你再看。

母亲买了三张竹筛。竹筛的篾还泛着浅绿色，是稀眼的筛子，我们叫隔筛。家里还有密眼的筛子，是米筛。碾好的米里有米糠，还有晒稻子时稻场上细小的砂石，米筛筛掉一部分，再放进竹匾里，将碎米和砂石簸出来。

母亲将隔筛、米筛、竹匾都腾空了，放在一个木架上，好像要做一件大事。

有天早晨醒来，木架上原来空荡荡的筛子、竹匾里都变绿了，房间里满是桑叶的清甜味。妈妈，你养蚕了？

是啊，呆子，我早就告诉你了，现在才想起来？

我跑到竹架旁边，原来那些黑色的小点点变成了白色的小身子，爬在绿色的叶山上，吃啊吃啊，比我们趴在课桌上写作业还勤奋。几千条蚕吃桑叶的场面太壮观了，学校里才有一百多个同学，跟蚕比起来，真是微不足道。我看不清它们的小嘴，但我能看到好好的桑叶一会工夫上面就是大大小小的洞眼。这么能吃，我得去摘桑叶。

母亲带着我到菜园边的桑树林里，那里有十几棵桑树。为了多长桑叶，树头早锯掉了，枝杈往四周长。矮的枝杈，我伸手就够得着，够不着的地方母亲摘。母亲系着大围裙，将围裙的两角扎在腰带上，里面能装好多好多桑叶。许多年后，我教学生读《诗经·采采芣苢》，“采采芣苢，薄言襭之。”学生不能理解“襭”的意思，我就想起了母亲的这个动作，想起了春天的艳阳下，我和母亲在桑林里采桑叶的场景。

采桑要选天气晴好的日子，沾有雨水的叶子，蚕吃了会拉肚子。采多了，又不新鲜。幸好春天下雨也是小雨，实在不够吃了，我们也去采，回来先晾干。

母亲有一台上海产的红旗703型晶体管收音机，买来的那天，她拐到我的小学校，蹲下来把我揽在怀里，拿出一个崭新华丽的皮套，永伢，我买了一台收音机。

这么好看的皮套，一定很贵吧。

那当然，妈妈去年捡了一年的地乌龟呀。

地乌龟又叫土鳖虫，灶间柴草下面的灰土里就有。这是一味中药，父亲的供销社就收。捉到了，开水烫死，晒干，攒够了可以卖钱。我帮母亲捉过。

这就是土鳖虫换来的吗？

是啊，你闻闻，香不香。你听，还有人唱歌，讲故事。

可是我不想开水烫土鳖虫。

母亲喜欢听收音机，在桑林里，她给我讲收音机里播出的《我的大学》。我不太明白，那些事情离我太远了。母亲小学都没有读完，大学的故事离她也很远。

等到这块桑林的叶子采得差不多了，蚕也蜕了四次皮，它们不再吃桑叶，身体发亮，肚子里装满了丝。它们开始找地方结茧。母亲找来一些去年的麦秆，支在竹匾、竹筛和木架之间。母亲说，蚕在茧子里还要蜕一次皮，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变成蚕蛾。

然后呢，妈妈？

哪有什么然后，这些蚕茧要用热水浸烫。

那蚕不要被烫死吗？

不烫不行，蚕会变成蛾子，咬破茧飞出来，茧破了，丝就断了，就不值钱了。

蚕蛾飞到哪里去呢？它不要这个茧了吗？那它干吗花这么多力气吐丝，做这么大一个茧房子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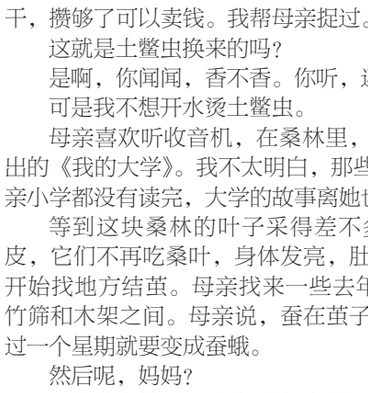
伢，莫问许多。这些茧子卖掉，攒了钱，就能买一台缝纫机。妈妈想给你姐弟俩做几身衣裳。我做的衣裳比跷脚裁缝做得好。我的手艺都快荒废了。

我学分数的那一天就知道母亲想要缝纫机，父亲的工资只够我们吃饭，母亲自己在想办法。

蚕从蚂蚁脑袋大的小黑粒长起，吃了那么多桑叶，蜕了五次皮，终于长成了大蛾子，它的世界就是一张竹筛吗？蚕蛾从竹筛里爬起来，从窗户里飞出去，外面有桑林有春风有水田有蝴蝶，它也能飞，它能看到许多许多好玩的东西。现在，蚕蛾连翅膀都没有展开，就要被烫死了，这不行。

晚上，趁母亲睡熟了，我偷偷起来，将所有蚕茧收拾好，装在竹筛里，藏到桑林边的瓜棚里。那是旧年的瓜棚，没有人会在春天到旧年的瓜棚里去。

过几天，桑林上空就会有蚕蛾飞起来，纷飞的蚕蛾奋力张开翅膀，像雪花一样遮盖了天空。雪花是往下落，落到地上，变成水，和泥混在一起。蚕蛾是往天上飞，飞到高高的云彩里，没有人能烫死它们，它们就是天上的精灵了。



冯渊，望江人。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，正高级教师，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。2022年起，在《文汇报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美文》《飞天》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。

清晨，我发烧了。醒来，看见母亲伸过来的手，以为她要打我。没有，母亲的手掌很凉，轻轻按在我额头上。她手上有瓜棚里旧年稻草的味道。

妈妈，你去瓜棚了？

我儿子心肠太软了。蚕蛾飞出来，也活不过两天。

我把脑袋蹭在妈妈的掌心里，轻轻喊了一声：妈妈。

信笔扬尘

乡情之韵

李妙凤

生活的琐碎中隐藏着一种情感，那就是乡情。乡情，宛如一碟晒干的红萝卜，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河，一串串亲切的问候。这情感天然生长于故乡土地，滋润着人心的深处。

乡情犹如一碟晒干的萝卜，无论早晨、午后或傍晚，搭配上一小碟萝卜片，味蕾都会陶醉其中。那萝卜片，带着微妙的自然甜味，飘溢出淡淡的清新芳香。咀嚼时，初次感受到的是坚韧却略带韧劲的质地，仿佛触摸到了新鲜萝卜的纤维。而随着咀嚼，渐次涌现的则是那独特的淡咸滋味，仿佛红萝卜的精华浓缩在每一片上，那淡淡的咸味，微妙而满足。

与此同时，萝卜片散发着淡淡的微辣气息，仿佛是在微风中轻拂的辛辣芬芳。这种辣味并非咄咄逼人，而更像是温和的提醒，让人在品味之际陶然入迷。

萝卜片的味道，是自然、清新、略带甜意又点缀些许辛辣的完美交织，独特且美味。无论是零食或调味，它都能满足人们对于口感和味觉的需求，如诗如画。

乡情，又如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。

沿着这弯弯曲曲的小河，流淌着如诗如画的景致。春日来临，婆娑的柳枝倒映于溪水，粉色的桃花在微风中翩翩起舞，花瓣如诗如画飘散，如同一帧粉红的画卷。夏季，翠绿的稻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稻穗随风摇曳，溪水清澈见底，鱼儿欢快地在水中嬉戏，充满了生气和活力。秋日，河旁的枫叶逐渐变红，倒映在水面，如同一片火红的海洋，令人陶醉。冬季，小河凝固成银色的世界，薄冰上的裂纹仿佛是自然的音符，轻柔地响起。

小河蜿蜒曲折，穿越村庄和稻田，为江南水乡增添了无尽的韵味。沿岸村庄的小桥流水、小别墅，宛如一幅油画。古老的梧桐树在微风中摇曳，留下斑驳的阳光斑影。小船在小河上轻轻穿行，村民们歌声悠扬，充溢在空气中。

夜幕降临，小河更显神秘与宁静。明月映照在水中，星星在夜空闪烁。人们在小河畔散步，聚在一起，分享琐事，小河成了交流和分享的场所。

乡情，是一声声亲切的问候。

每当我在村庄遇到和奶奶年龄相仿的乡亲，我总是毫不犹豫地高声呼唤：“奶奶，您好！”这称呼不仅是一种礼貌，更是对村里长辈的尊敬和亲近。她们总是微笑回应：“哦，小凤，出去了吗？”这微笑里，蕴含着岁月的温情，是我们村庄回忆的一部分。每一次相遇，都是一次亲切的问候，都是乡情的延续。

梧桐树下，岁月静好；河水潺潺，乡情永恒。

“阿姨，这么早，去田地了吗？”我在村里碰到中年乡亲时，总是欣然地打招呼。他会微笑着回应：“是的，小亲，去田地了。”这个“阿姨”的称呼并不仅仅代表年龄，更是一种亲近和尊重的表达。在这个村庄里，年龄只是数字，而乡情则是情感的纽带。

与此同时，当我看到村庄里的孩子们时，我也不禁感到亲切。我会走上前，轻声呼唤：“小朋友们，快乐吗？”他们兴奋地回应：“嗯，阿姨，我们玩得很开心！”这种与孩子们之间的问候，充满了纯真的喜悦和亲切。

乡情，是我们的根，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的温暖。它永恒存在，不论我们身在何方，都会深深扎根在心底，成为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。无论风雨多么狂暴，乡情始终是我们坚实的依靠，最真挚的情感。让我们珍惜这份乡情，将其传承下去，让故乡的温暖永世长存。在这乡情的拥抱中，我们将永远找到自己的归宿，感受到生命的美好，享受到永不褪色的温馨和亲切。如同那诗所言：梧桐树下，岁月静好；河水潺潺，乡情永恒。

入云 汤青 摄

山川故园

犁田的根焰爹

黄骏骑

根焰爹姓陈，并非他年纪大，只是在陈老屋同姓人中辈分高，族下人都尊称他为“爹”，我们也就跟着这样喊他。

根焰爹是队里的犁田高手，犁田的活儿几乎全由他包了。他喝牛的声音与众不同，一般人赶牛都是发出“嘿——嗤——”的声音，独有根焰爹赶大水牯是“哟嗬——哟嗬——”，好像轻轻的号子声。他使牛的功夫好，犁田赶牛时，扬起手中的竹梢子，“唰”地打下去，从不挨着牛身，而是落在牛身侧的虚空里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犁花草田时，八哥飞到大水牯的背上唱歌，他也不驱赶，反倒在欣赏它。一天田犁下来，身上干干净净，不像是从泥水田里上来的，倒像是衣冠楚楚走亲戚回来。

在诗人眼里，犁田是很浪漫的事。薄霜铺在大地上，也铺在他的头顶。犁铧慢慢切开大地，裸露出黧黑的伤口……其实，春耕犁田并不是那么惬意。清早，刮的是北风，北风里夹杂着细针般的雨丝，正是“插田寒”的时节。根焰爹早早起床出了门，转英奶怕他冷，拿着高统靴子撵他，要他穿上。他谢绝了老伴的好意，打着赤脚，裤管捋过膝盖。他说，这样利索。哪有穿靴子犁田的！刚下田，水刺骨冷，太阳出来了，这寒也就没有那么尖锐了，只有他浸泡在泥水里的脚被“染”成了乌红色，一直露在泥水外面的腿肚子也是乌红的。

犁田是技术活，力在牛身上，犁在犁田人手里掌着。犁田不只是让牛使出劲来，还要把牛使出的劲用到犁头上，让插入泥土的犁不高不低，恰好把那层肥土层翻过来。既要把田犁好，又不伤着牛。会犁田的人掌犁，牛会轻松得多。犁过的田土，最忌高低不平，日后影响收成。根焰爹犁田之前，先要四下观看，想好从什么地方开犁。犁田全靠手腕上的功夫，根焰爹扶着犁尾子，就知道犁头插进泥巴里多深，有时因了某种缘故犁头往上翘或往下低了，他就知道深浅，把犁柄往上提或往下压一点，四两拨千斤，随着插进泥巴的梯形犁头的行进，泥坯不断地翻落下去，整齐地排成一线，不断延长。

太阳渐渐升高，犁过的田翻卷的黑泥犹如一页页的书，光滑发亮，细腻柔润，均匀整齐，温气蒸腾，给人一气呵成、行云流水的感觉。细看，无论水田的形状如何不规则，犁路也极少交叉或重复，简直就是一位惜墨如金的丹青妙手，绝不留下赘墨。有一次，犁到最后一圈了，前面仍有一个小小的死角，眼看只能遗憾地舍弃，没料到他突然竹梢子一甩，手抄犁把偏斜着一抖，死角眨眼之间居然乖乖地翻了过来。

这里不能不提到他深情的合作者——大水牯。根焰爹使唤它，很驯服，旁人却很难驾驭它。有一次根焰爹外出，他的儿子文甲想学着他的样子也“潇洒”一把。谁知大水牯根本不买账，它瞪着眼看着文甲，似乎在说：你一个毛头小伙子，怎么这样凶巴巴的，看来得给你点颜色看看。果然一下田，文甲就碰了钉子，怎么都架不上轭，抽了几鞭子，好不容易架上了轭，再怎么抽，甚至上前推它的屁股，它身体后倾地顶着，四蹄在地上生了根，就是不挪步，抽急了，没想到大水牯突然大吼一声，拉得犁头一道银光飞出泥土，朝岸上狂奔，文甲一个趔趄，差一点扑倒在泥水里。这时，文甲只得死死抓住犁把，牛一跃上了一米多高的土埂，踩得大块的泥土哗啦啦地塌落。这当儿，正好赶上根焰爹回来了，只听他一声断喝，一个箭步上前拽住牛鼻子，总算没有出乱子。这一下，人们更加佩服根焰爹使牛的功夫了。

印象里，他每回犁田的时间都不长，犁了一阵子，就给牛放轭。起初，以为他累了想歇脚，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让牛多休息一会儿。他说，牛不说话，勤放轭，犁起来才会快。每次架轭时，他都要爱抚地摸摸大水牯的颈脖子。他不大信赖贪玩的放牛娃，总是要亲自放牛，到远远的地方，寻找干净水和合胃口的草，安顿好了牛以后再来打发自己。因此他常常收工最晚，成为山坡上一个孤独的黑点，在熊熊燃烧着绛紫色的天幕上有时移动，有时静止，在满天飞腾着的火云里播下似有似无的铃铛声。

没有牛铃铛的声音，田野是不可想象的。夕阳下，根焰爹牵着大水牯，在田埂上慢悠悠地走着，就这样定格为我心中的一道风景线。

人间小景

大山里走出的剧作家

何慧冰

那天从铁林寨村采风回来，心里沉甸甸的，因为有桩事压在心头。

据村第一书记查茂和介绍，该村有个剧作家在宣城工作，写了不少作品，是个名人，叫詹硕夫。村里还收集打印了他的介绍资料，履历、作品与家庭，都很详实。光作品就罗列了一大堆。我十分汗颜，因为我从事戏曲研究也有十多年了，竟不知道这个名人。

回来后，我在网上搜了一些詹硕夫的资料，正面的介绍也不多。我又通过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原主席、著名戏剧理论家王长安先生打听到一些情况。至此，对于詹硕夫的创作大致有了一些了解，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，尽量摈弃主观想象，如有错讹之处，还请方家指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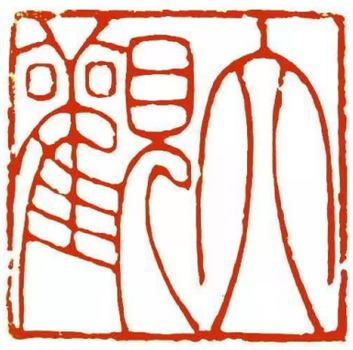
詹硕夫1930年出生于安徽省太湖县弥陀镇徐冲村（现为铁林村）詹家大屋。家境比较殷实，6岁上私塾，学习《论语》《大学》等国学经典，后上新式学堂，1956年安徽师范学院（安师大）毕业后，走上社会。分配在师院附中教书。詹硕夫的出生地太湖县是个戏曲之乡，清代前期有著名戏曲才子石庞，后期有著名的京剧名家梨园叶氏（叶春善、叶盛兰等），清末民初有黄梅戏名伶胡普伢，戏曲家袁祖光等。戏曲在新中国成立前虽不入流，但被一方百姓喜爱，也被不得意的文人作为解闷的雅好。这个环境自然影响了他。刚好詹硕夫走上社会碰上戏改的大好年代，芜湖地区一带是皖南花鼓戏的家乡，聚集了一大批花鼓戏人才。耳濡目染，詹硕夫在教书之余，开始学些戏曲。由于他的文学才华，以及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的影响，1970年他从教育部门调到文化部门从事专业创作。1982年任芜湖地区创作研究室副主任。1983年调任宣城地区文化局副局长、代局长，直至1990年退休。2019年去世。

詹硕夫的文学才华展露的较早，大学时就发表作品，其中小说处女作《中农4号》还被天津美术出版社改编成连环画出版。其他的文学作品已经散轶，很难找到。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找到一本《硕夫文存》，出版于2012年，可能是他的自选集。记载了他部分作品。还找到一本詹硕夫戏剧作品集《海燕》。出版于1983年12月，安徽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，可能收录了他的部分早期戏剧作品。早年的詹硕夫比较擅于小戏曲，在安徽省群艺馆主编的《演唱》杂志上，发现了他写的小戏曲《晒谷场上》《清明雨》（《演唱》1975年第二期、1979年）。大概凭这些作品和演出的成绩，詹硕夫1983年加入了中国戏剧家协会，被选为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，宣城地区戏剧家协会主席。

1983年，詹硕夫调任宣城地区文化局副局长，分管文艺创作工作。这时的地区创研室可谓人才济济，有著名剧作家张亚、王运威、王士能等人。而1980年代的文艺春天和自由的空气，为踌躇满志的詹硕夫提供了较好的环境。在他的运作下，宣城花鼓戏剧团也进行了一系列成功的改革。为了解决剧本出路，他与北京《剧本》月刊和安徽省戏剧家协会合作，成立了百花剧本公司。给剧团提供好的剧本。他与王士能合作创作的歌剧《云岭翠竹》《香椿赞》，也在这时搬上舞台。

1985年，剧作家张亚创作的《柯老二入党》获全省首届歌舞戏剧节会演剧本创作二等奖，并参加了当时的文化部建党七十周年献演。后被移植黄梅戏（由黄新德、陈小芳主演）。同年，王运威、詹硕夫、王士能创作的《姐妹皇后》获全省首届歌舞戏剧节会演剧本创作奖、省首届“灰喜鹊”奖，后由安徽电视台拍成六集电视剧，在中央电视台播出。《姐妹皇后》后被移植评剧、晋剧、豫剧等多个剧种。

1989年，王运威、詹硕夫、王士能创作的《羯鼓惊天》获省第二届艺术节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音乐、舞美六项大奖，1990年赴京演出，受到王昆、马少波等专家的高度赞扬，1992年获文化部全国少数民族题材剧本创作金奖。

1994年，俞丰年创作的《老板娘》获第三届中国戏曲音乐学术研讨会“孔三传”奖作曲奖，第四届安徽省艺术节剧本创作、演出奖，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中宣部1994年度“五个一工程”提名奖，第十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二等奖等。这时候虽然詹硕夫已经退休，但他是人退心不退，继续关注支持戏曲事业。

在宣城工作期间，詹硕夫的官职始终是副局长和代局长，凭他的成绩和影响，他其实可以担任更高级别的官员。可是他无心职务升迁，只痴迷戏曲。从他的履历看，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。